

书刊评介

程杏轩《医述》评介

任 何

程文囿,字杏轩,号观泉,清代乾、嘉、道间安徽歙县名医。曾手辑古今医书三百二十余家,选其精要,分类排比,历时三十四年,而成《医述》十六卷。是书初刻于道光十年(1830),十三年(1833)三月刻竣刊行。光绪十七年(1891)泾川朱氏重刊于汉口。上两种版本目前已很少流传。1959年安徽省卫生厅将此两种刊本互校断句,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。但印数甚少,流传不广。最近安徽科技出版社对这部巨著重新校订,并加标点,中医研究院耿鉴庭研究员题了跋文,准备出版。

一、溯源流 融医哲于一体

《医述》每于卷首篇前,列经、史、子、集及《内》、《难》、《伤寒》诸文,正如吴瑭所云“学者不可不尊经,不尊经则学无根柢,或流于异(端)”。通集计述经义六百五十余条。如:“燥万物者莫燥乎火,……润万物者莫润乎水”(《易经》)。说明用“水火阴阳”“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”(《周易·系辞》)。征述经语,以明医之本源。又如宗《易》“法象莫大乎天地”之义,把人体和自然界结合起来研究,认为人和自然密切相关,能统一则“转而恒”,维系其健康;不能统一,则发生各种疾病。

医学研究人体之常与变,《易》言天之四时万物常与变。权衡揆度,人之病与不病,“其道奈何?”“道在于一”,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”(《周易·系辞上传》)杏轩认为医通于易,二者有共同的基础。并重视到哲学对中医学的影响。“医不可无《易》,《易》不可无医。”(张景岳)杏轩重视到了这一点,他的全部医学成就都与他深入研究《易》分不开。

二、求翔实 准履践 乃医林之宝筏

研究中医,既要“据经以洞悉病理”,更要“由验病而悟澈经义”,二者不可偏废。整个一部《医述》以一半的篇幅,撰述“杂证汇参”,凡八十五种,内容翔实,有类书“以杂见称”之特点,可直接指导中医临

床。如类中风中寒节选《医门法律》云:“凡治阴寒暴病,悉用清凉药者,百无一活,医杀之也。”强调寒中少阴,用附子干姜,胜阴复阳,切勿妄加药味,而反牵制其雄入之势,必至迁延无功。又述述汪双泉论治中风偏枯语:“凡偏枯半身不遂之证,虽属痰滞经络,然其原大抵本于气虚。盖气不运行,故痰因之而滞也。治宜重用参芪,大补为主,以行痰药佐之,久服自效。常见此证服参芪多者,迟以岁月,必然复旧,否则终身不痊”。此论独具只眼,切合病机。

再如“辨脉”篇,首以丹溪语:“脉者,幕之。如幕外之人而欲知幕内之事也”,比喻形象生动。列脉原、诊法、人迎、气口寸口、三部九候、七诊、呼吸至数;列神力、胃气、博约、六经、脉体、时脉、平素脉体、脉色合参、脉证合与不合、脉有可凭不可凭、诸脉条辨、变通、足脉、真脏脉等,条晰目明,述“诸脉条辨”所论二千五百言,真是有话则长。而谈脉之博约,仅以《医学入门》数语赅之,“凡脉,博之则二十七种,约之则浮沉迟数,滑涩细大为八要;又约之则为浮沉迟数;又至约,则为浮中沉。是知浮沉迟数四脉,真千古要诀也”,此说可谓识其要旨。

《医述》论药本于《内经》,详细确切。如“白术既燥湿,而又生津,何也?盖脾恶湿,湿胜则气不得施化,津何由生?用白术以除湿,气得周流,津自生矣。”(汪初庵)“当归之用有三:一心经本药,二和血,三治诸病夜甚,凡血病必用之。”(张洁古)“熟附配麻黄,发中有补,仲景麻黄附子细辛汤、麻黄附子甘草汤是也;生附配干姜,补中有发,仲景干姜附子汤、通脉四逆汤是也。”(赵以德)还有如逍遥散方中用“白术茯苓者,助土德以升木也;当归芍药者,益营血以养肝也;丹皮解热于中,草桅清火于下,独柴胡一味,一以厥阴报使,一以升发诸阳。经云‘木郁达之’。柴胡其要矣。”(赵羽皇)是书药论,以药性气味配合脏腑经络,机灵而径捷。

《医述》所录二百八十四例医案,几乎尽是晶莹园润之珠玉,可谓临证之师。今选一例如下:“一妇经

多带下，日轻夜重，泄泻无时，拟属下多亡阴，治用血药，益甚。始悟此病，合阳生阴长之法。夫经多带下，又兼泄泻，皆由阳虚下陷，盖日则阳旺，而得健运之职，故轻；夜则阴旺，而阳不得其职，故重。易以参术助阳，服之而效。”（缪仲淳）

三、集百家 执中正 缩龙成寸

中医之籍，学者常病“千部一腔”“似曾相识”。一部巨大的《医述》确能“不以平废奇，不以奇废平”。杏轩对浩如烟海的医著和文、史、哲学书，“爬罗剔抉，刮垢磨光”，“积学以储宝，酌理以富才”，经过寻根究底，详覆群书，博观约取，归纳谋篇，浩繁的材料没有淹没自己的观点，诚医学之醍醐。其述人参之功用，辑《怡堂散记》、王宇泰、赵羽皇、汪切菴、李东垣、陶节菴等所论，可谓化繁为简，一目了然：

“人参之用甚多，其大纲有四：一参芪，二参麦，三参附，四参连，临床变通用之的当，其功未可尽述。”又说人参有补气、止渴、生津之功。补气不必重复，而可生津止渴，是因脾气输于肺，肺气下降，津液乃生，犹蒸物然，热气薰蒸，旋即成液，故气不足则渴，补其气则津可生而渴证自止。还说“参者参也，与元气为参赞者也。不特气虚宜用，即血虚亦宜用；内伤宜用，外感亦宜用”。因烦渴由乎火邪，得人参则阴津自长；肿胀本于气壅，得人参而痞闷全消，可谓“塞因塞用”。以至食不欲入，纳食反胀，或胃反噎膈，泄利亡阴，洒淅恶寒，多汗漏风等证，大多赖人参之功大，作元气之藩篱。至于有人谓肺热伤津，参能作饱，不知肺虚之冤热，非人参莫救。脾虚之中满者，非参术何由健脾。人参配伍得当，如参配升麻，可补上焦而泻肺火；参得茯苓则补下焦而泻肾火；参得麦冬泻火而生脉；参得黄芪、甘草，乃可甘温退大热。同时参芪甘草，为泻火之圣药，盖烦劳则虚而

生热，得甘温以补元气，虚热自退，故亦可谓之泻。更有参芪可发汗，在表药队中，则助表药而解散也。东垣氏治虚人感冒，用补中益气汤，即属此意，可不拘泥于参芪能反汗之谓。

一部《医述》，引三百余家医言资料，涉猎诸家，则指不胜数，对历代不同学派的观点，无门户之见，力主兼收并蓄，博采众长。“遵古述古，而未尝泥古，……上溯轩岐，下逮汉唐宋明诸家绪论，无不融贯于胸。”以问题和疾病为经，以经义、哲言、总论、论治、脉候及选案为纬，相互交织，把三百多部医著中的主要学术观点，有系统、有条理地展现出来，由博返约，缩龙成寸，达到了医学内容上的升华。

四、详考据 鲁鱼亥豕明辨

“校书之难，非照本改字，不伪不漏之难也。定其是非之难，是非有二：曰底本之是非，曰立说之是非。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，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”。杏轩正是重考据笔法，首先定底本，再定立说而撰成《医述》的。其云：“《张氏医通》、《证治汇补》、《沈氏尊生》诸书皆遴选诸家名论，然每参以己意，是集专述古人之言，毫不敢窃附鄙见者，盖恐蹈妄作之愆也”。该书卷三·伤寒提约，卷四·伤寒析疑最为突出，杏轩认为“第其书文词古奥，且流传日久，既多散亡。而王叔和之编，林亿之校，成无己之注，复多乖舛……惜乎希珍散见，未能罗列一区，艰于泛览，不辞冒昧，谨将诸家注释细加寻绎，凡论中所有例序，错简、传误、脱佚、衍文、字讹及注谬、方乖，经前贤拈出”而重加补移删改、辨证、考订。如《伤寒论》181条原文为“伤寒脉浮滑，此以表有热，里有寒，白虎汤主之”。引《医宗金鉴》按“里有寒之‘寒’字，当是‘热’字。若是‘寒’字，非白虎汤证也，当改之”。是书类此考订者甚多。

第二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征稿

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最近在京举行常委会议，同意第二届医史学术会议1984年11月在福州举行。这次会议将进行①学术交流；②改选医史学会委员会；③召开《中华医史杂志》编委会等。

为了广泛交流，本届征文内容包括中国医学史、世界医学史、理论研究、地区医药发展和专题调查，包括古代与现代、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医学史研究、教学与普及工作的经验等。为此，希望医学史工

作者及广大医学史爱好者，踊跃提交论文，使第二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开得更生动活泼，更丰富多彩。

凡提交之论文以不超过8000字为宜，并附1000字以内摘要各一份，统一由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分会筛选后，再寄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医史学术会议筹备组。各分会交稿时间定于七月底止。经审稿委员会评审选用者，由筹备组发给通知书，并请将论文打印250份届时到会。未选用者不办理退稿手续。